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man's profile, facing left. She has short hair and is wearing a bright red coat over a dark top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.

# 人 面

大  
寫

人

面

手  
写



# 人面

---

作 者：李 默

---

出 版：天 地 圖 書 有 限 公 司

---

地 址：香 港 莊 士 敦 道 三 十 號 地 庫  
電 話：五 - 二 八 三 六 七 一

---

印 刷：藝 城 印 刷 公 司  
柴 滄 利 街 40 號 富 城 工 業 大 廈 16 樓 A 4

---

定 價：港 幣 十 五 元

---

初 版：一 九 八 四 年 十 二 月

---

版 權 所 有 · 翻 印 必 究

# 詩一般的面孔

謝冰瑩

記得是一九七〇年的秋天，師大二樓二〇二教室裏，我第一次上這班的新文藝習作，照例我發給他們每人一張調查表，請他們填寫看過的世界名著，以及他們最喜歡寫那一種文體。

在他們低頭寫答案時，我走到每一行的旁邊，看看他們的字跡。這時，有人抬起頭來，向我微笑，有人只是旁若無人地，埋頭寫他的答案。其中有一位面貌長得很美，很清秀，皮膚有點黑的女生，非常可愛；可是她那筆字，潦草不堪，像龍飛鳳舞，不容易認識。她是誰呢？

原來就是李楚君，香港來的僑生，也就是本書作者李默。

看了她填的表，知道她看過不多世界名著，却是熱愛日本文學如芥川龍之介、三島由紀夫、川端康成。她喜歡寫抒情文；尤其特別愛讀詩、詞。

當時我們國文系的同事，多少有點偏見，以爲僑生一定英文好，中文較差；其實不然，要看各人對於中文的愛好，以及是否重視中文而定。

\* \* \*

是一九八三年，八月十六日，謝寶慧校友帶一位笑容燦爛的小姐來看我。

「老師，您認不認識？她是誰？」

寶慧指着那位小姐問我。

「似曾相識。」我笑着回答。

「老師，您忘記我了，我好難過！」小姐說。

聲音又清脆又溫柔。

「對不起！老師如今老糊塗了，師大的畢業同學這麼多，我無法一一記得。」

「老師，告訴您吧，她就是那個您喜歡的香港僑生李楚君，她現在成了名作家了，筆名叫做李默。」

寶慧連忙說明，免得我受窘。

隨即，楚君將她的近作「衣白漸侵塵」送我，我高興得連連向她道賀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

青出於藍，我太高興了！」

\*

\*

\*

短時的歡聚，像一陣春風吹過，楚君和她的慈母，回到香港去了，臨走時，囑我爲她的新作寫篇序；但是一去杳無音信，及到上星期，寶慧帶着剛來美國的才女張樂樂小姐來看我，並帶來楚君的信，和「人面」的複印稿，還有一本「蒹葭」。

我用放大鏡，慢慢地看楚君的「小小品」（余光中先生語），我佩服她的想像力豐富，搜集材料的範圍很廣，處理題材的技巧很高明，不愧爲天才之作！

寫方塊文章，（又叫專欄）很不簡單，過去我主編重慶「新民報」副刊，漢口「華中日報」、「和平日報」，瀋陽的「時代日報」副刊時，最使我頭痛的，是每日要寫七八百字的「專欄」。反觀楚君，她好像對這「小小品」特別有興趣，我最喜歡「蒹葭」裏面的「春樹葉」、「紅棉」、「水仙」、「菊」……等篇，主題是那麼正確而有力。「滄浪」我雖然還沒有拜讀，我想也會和「人面」一樣寓意深刻，文詞優美，簡潔流利的。

不過，說實話，楚君的文章，固然很好，很美；但我覺得以她的年齡來說，未免有點老氣的樣子；我希望她從今以後，改變一下作風，多寫小說及電視劇本，注意理性和組織。處

在這個苦難的偉大時代，值得我們描寫的「人面」故事，實在太多實在多了！希望楚君以她的生花妙筆，多寫些積極的，光明的，鼓勵我們自己，和讀者奮發向上的作品，我想她不會反對吧？

一九八四年七月五日深夜  
謝冰瑩寫於舊金山，潛齋

# 知人口面不知心

作者序

廣東人有俗語道：「知人口面不知心」。這實在是一句精警的說話。有時，在匆忙的生活，遇目芸芸衆生色相，神思不能匯集，連人面孰生疏孰親近都可能會似霧裏看花，一片渺茫。更何況，明朗的面目之下，可能有其不可告人的真相。人靠自己的一套信念生存下去，應合孫子兵法的名句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」人間多彩多姿或是驚心駭魄的種種故事，皆全因此而生。這其中的區別，就是具有高度自知之明者懂得從四方八面來攫取十全十美；而稍乏自知之明或爭取不到機會者，不是冷冷地嘲笑挑剔，就是水銀瀉地般去投靠去依傍求存在。以爲作出小丑行徑者是缺乏自知之明嗎？可能他才是一個最明白的人。

在世人中，我猜測要準確地明白自己易，想準確地明白別人？難於上青天。非不能也，不爲也。如果有那麼多的時間和愛心，他們毋寧多了解自己的需求。從而對外人的研究，也許純是爲了行事與用情的方便……這樣說，於在我這個剛剛開始自以爲成熟，自以爲也有些

經驗可以一說的年紀中，應該算是有點兒憤世嫉俗罷。這樣說，也就可以推想我都算是一個常反省於自己，客觀於他人的人。由於我心常沉靜，視界雖然不太尖銳，但仍可以維持清晰，頗有推理聯想的興味；是以，習慣於常憑主觀去探索他人的面目，企圖在其不同面目之下，知道一點兒故事。而富有欣賞人面興趣的我，往往却在欣賞之中迷失了，這也就是謝冰瑩老師教我要注重理性和組織的原因。我常流於表面化的散漫，是以只能把這批較有生活性的散文稱為「人面」，與「蒹葭」的詩懷抱略示不同。曾經接獲讀者提議，該多寫血肉性和共鳴性的事實，實在慚愧我的目光常游移不定，焦點不清，家事、國事少關心，皆因自問不夠魄力。同時我常以為許多人愁苦艱難不必多費語言。

「人面」或者可以令人想起崔護題詞：「人面不知何處去？桃花依舊笑春風」。想來這也是人生的某一種代號了。在匆匆數十年寒暑中，雖有無限嗔怒喜怨，誰又能緊緊抓住飄過的每一張人面以至自己的青春面孔？這就難怪我獨鍾情於近似永恆不變的大自然。本書仍然收錄過去六七年來在報章所寫的專欄，可以看得出我那種隨意割取的角度中，曾經天真，曾經偏激，曾經捉挾作怪，也曾經故作豁達；種種主觀的情緒，都是由於張張不同人面而引起。現在，重翻舊作，感慨但得一個結論：少年人不知他的可喜者是天真爛漫，而老年人不

知他的可悲者是深思世故。衝動也許並不可怕，只怕到了那對什麼人面也引不起思想反應的日子呀。

八四年七月十二日序

# 目 錄

詩一般的面孔(序)謝冰瑩	1
知人口面不知心(自序)	5
性 徵	1
拉 鍊	2
開 心	3
狗	4
開 屏	5
美人與水果	6
五行八字	8
關於明星夢	10
仙杜拉	12
玩 意	13
舊 艷	14
亦有可觀	15
咖啡色小姐	17
我的教師媽媽	19
嘔 死	21
精品店小姐	23
校 監	25

人不可貌相	27
小老師	29
流 行	31
市 曲	32
油 煙	33
淚 影	34
白小曼	35
武林高手	36
實驗電影	38
江湖子弟	40
中國漫畫	42
曲與詞	44
毛 髮	45
易訪難問	46
哥普拉	48
綽頭而已	50
換時間	52
看	53
稿 花	54
「婦解者」	55
名字趣談	57

大整容師	59
大牌檔筷子	61
兇神惡煞的	63
隨時可以瞓眼訓	65
同恨中人	67
朋友	68
多出口	69
少女	70
巧言令色	71
撕	73
表演狂	75
有趣集	77
太便宜了！	79
心的遺失	81
在漆咸道上	83
老 婦	85
愛 情	86
忍痛買笑臉	87
可愛得緊	89
市區鳥聲	90
駭然啞然	91
真 情	92
英 烈	94
如 此	95
爸爸的「力」	96
親 魂	97
白日夢	98
失 覺	100
新年樂	101
做媳婦	102
隨 便	103
原 始	104
懷 念	105
沒有聯想	106
貪 梦	107
美 夢	108
你怎麼說	110
家 常	112
肥不自煩來	113
豪 氣	115
找房子	117
我的風雨	119

執子之手	121	天 真	156
小 病	123	天黑了	157
成名前後	125	父親(上)	158
夫妻故事	127	父親(下)	159
小 節	129	不明白	160
放 心	131	嗜 影	161
第一次	133	嬰 兒	162
一場夢	135	卅 歲	163
窮開心	137	水 火	164
怪 夢	139	鄉 音	165
不長進	140	丈 夫	166
純情偶像	142	普 通	168
怎麼辦	144	悲 乎	169
要命的美德	146	歌唱的旅程	170
聽與看	148	方帽照片	172
衆樂樂	149	湧泉燈	174
乾 淨	151	車子與兒子	176
牽 起	152	快樂的稿手	178
人 面	153	戒煙空談	180
熱	154	揮揮手	182
今 日	155	遊戲機的啓示	184

同學少年	186	純 情	213
驚	188	賞花說	214
雀仔街	190	爽	215
剃 頭	191	果 子	216
痰 盆	192	夏 食	217
婆 婆	193	美 石	218
虎 牙	195	錯鈕扣	219
秋花晨露	197	小 鬼	220
風紙貓	199	仙草冰	222
天 真	200	威風的女人	224
稀 樂	201	男 生	226
書面報告	202	車聲與環境	228
母 親	203	阿伯與貓	230
父親節	204	看戲衆生相	231
龍 門	205	船	232
節 日	206	高 更	233
公 園	207	密人林	234
吹喇叭	208	大肚皮	235
平民娛樂	209	新 墳	236
生活故事	211	書 信	237
字 讀	212		

## 性 徵

古人說，父是天，母是地，天給予生命，地滋育萬物，天上地下有如一般最正常的男女交合姿態，真是一點也不假，而地的包含，地底內豐富無盡資源，一切都是女性的象徵。後來我又發現一切物件全都依據男女之形做成，唧氣筒是男性，車胎是女性，烟是男性，烟灰缸是女性。打足球時，龍門是女人的象徵，足球是男人，由腳把他射入——而龍門雖然好像永遠大開，但是要長軀直射而入，不是一件輕易的事。

而且一切都像其形，像房子、電飯煲、麵包，種種即使是最小的物件，有的是圓圓方方的容器，有的則是長長條條，要找地方安放的東西。用一個更好的比喻，毛筆和筆筒。而世上的物件不出兩性徵的模型，即使最新如核子彈，火箭，像什麼？而當停放時是否包含於圓器方器之內？所以，鍋碗是女性，棹匙是男性，麵包是女性，牛油刀是男性。想下去實在很妙，難怪法國人講物件要有陰陽分別的，伊甸爲人類之始，實在可信。

## 拉 鍊

由拉鍊引起的笑話，不勝枚舉，既然發明了方便好用的東西，但是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原則永遠仍然通行。旅行袋，皮包、裙頭的拉鍊壞了，不知多狼狽，有時什物零散在地面上要蹲下來拾，尤其是男人服裝，褲上拉鍊畫龍點睛的地方，年紀較大的男人却往往把褲子穿得像放了隻貓在袋子中，拉鍊缺口，似要溜滑梯而下。如果坐巴士車頭打橫的位置，是觀察拉鍊百態的好時候。有一回在交際場合，一個太不相熟的朋友褲子拉鍊退了一半，我心中盤算好幾次想告訴他，但又怕他難為情，自己也尷尬，好像特別注意這些小事，金瓶梅中，講潘金蓮見武松，「眼睛直往他褲浪去瞧」，這的確是一個不大好的聯想。想起以前文藝片，女主角欲引誘男主角，便撥起頭髮叫他拉拉鍊，這是一個好機會，順勢可以吻她的頸，再伸張兩手向前，是取消全部防線的措施，可惜現在電影上床如吃早餐，稀鬆平常。記得張愛玲寫男主角在鋼琴上吻女主角，按下去鋼琴轟然雜響，十分激情，可是如今男女關係便同拉鍊般易開易闔。

# 開心

開心的條件很簡單。走到巴士站，剛好來了一輛平日很少停站的巴士或者排着小小隊伍，來了空車，計算趕到時間。坐渡海輪，看見海鷗在波光上飛舞，有一隻飛近船舷，看清楚牠身上的灰藍。看見一棵有如美人頭上珠圍翠繞的宮粉羊蹄甲在春風艷陽中招展。看見一個優雅的婦人攜着狗在公園的晨光中靜靜看書。自窗口看見家人提着大袋子蹣跚歸來。又看見推門先入來的是一束百合花，夜晚，百合花滿室皆香。

開心又是把一張文藝片的贈券給了媽媽，她在那兒手舞足蹈。開心是用根繩子逗貓兒，牠伸出白爪子欲隨繩子上。開心是在廁所看完一切再看馬經，胡亂度個心水買兩隻，中了一百二十元。開心是叫三飛唔食終於自摸。開心是在愚人節騙倒了一個老友記。開心是有人替我拍「純情而文藝」的照片。開心是有人袋着金牛同我行公司。開心是去吃德發牛肉丸。開心是嘗試成功煮了一個中西合璧式海鮮湯。開心是小販把剩下成斤的莧菜一元賣給我……

八〇年